

(六场话剧)

# 昨天的故事

刘 汉 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4.7

## 昨天的故事

刘 汉 一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四子王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5 字数：50千

1979年2月第一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90册

统一书号：10089·145 每册：0.18元

---

## 人 物 表

哈 图——旗委书记。

张 彤——宣传队长。

格日勒——哈图之妻。

美丽斯——哈图之养女。

李福田——旗畜牧局长。

敖特根——美丽斯的男朋友。

托 亚——美丽斯的同学。

旺 亲——旗委组织部长。

吉尔格拉——组织部干事。

巴 根——通讯员。

老爷爷。

小姑娘。

中年妇女。

青年甲、乙。

牧民若干。

匪兵若干。

---

# 第 一 场

〔清晨。工地指挥部。

〔左侧是陡峭的山崖，右侧是挺拔的白杨。白杨树下，一块大青石巍然耸立。石的对面，是指挥部的帐篷。

〔浓重的乌云笼罩着茫茫的草原，整个大地显得惨淡而凄凉。

〔格日勒领着美丽斯上。老爷爷，小姑娘等随上。他们有的扛着自己的行李，有的拿着自己的工具。

美丽斯 （一步一回头地走着，对这衰败的工地无限留恋。忽然停住）阿妈，我不走了！（转身伏到大青石上，哭）

格日勒 走吧，孩子，走吧……

老爷爷 哎，一年了！你阿爸，我们的哈图书记，被他们抓走一年了！如今连个下落也没有。美丽斯，你们母女留在这儿，乡亲们不放心啊！

美丽斯 （呼喊地）他们为什么抓走我的阿爸？阿爸，他们到底把你关在哪儿——

格日勒 孩子……

美丽斯 阿妈，我不走，我不能走，我要一个人在这儿等着阿爸回来！（冲下）

格日勒 美丽斯——（追下）

〔老爷爷等同情地注视着跑下去的母女俩。

〔哈图拄着拐杖自另一方向上。他脸色黑瘦，由于长久不得

修饰，胡子很长，头发蓬乱，除去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完全是一个刚刚出狱的“囚犯”。

哈 图 那顺老爹！

老爷爷 谁？（一时竟认不出来）你，你是——哈图？

哈 图 是我呀。

〔格日勒上。〕

格日勒 （一见哈图，扔下行李，跌跌撞撞地上前）哈图——

哈 图 格日勒——

格日勒 他们到底把你放啦……

哈 图 放啦……

格日勒 （仔细端详着）看他们把你折磨得——我，我都认不出来了……（哭）

老爷爷 （激动地跳上大青石，喊）哈图书记回来 罗——哈图书记回来啰——

〔声音震荡着山谷，回旋在草原。〕

〔牧人们从四面八方跑上。〕

美丽斯 （上，急切地）在哪儿？我阿爸在哪儿？（见哈图）——阿爸！（扑上前，由于过度激动而晕倒）

哈 图 美丽斯——

〔静场。〕

美丽斯 （苏醒，幸福地笑着）……阿爸，真的是你吗？

哈 图 孩子……

美丽斯 他们真的把你放了？

〔哈图点头。〕

美丽斯 你再也不离开我们了？

哈 图 不了，阿爸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美丽斯 阿爸——（哭）

〔格日勒哭泣着，群众哭泣着……〕

哈 图 孩子，别哭，格日勒，不要哭，乡亲们，我回来了，回来和大家一起建设咱们的家乡！

老爷爷 你的身体——

哈 图 不要耽心，我能走，我能跑——（说着紧迈两步，但一个踉跄，险些跌倒，众急上前欲扶）

哈 图 （立即站定）——我还能跳舞！来，小伙子，把手风琴拉起来，跳一个咱们家乡的舞蹈，来呀！

〔哈图踏着步子跳起来，大家扭过脸去，不忍看他。手风琴猛地拉响了，乡亲们和着哈图的节拍起舞，悲愤的情感激荡着每个牧人的胸怀。忽然，有人高喊一声：“跳哇！”随之，音乐的节奏骤然快了起来。舞蹈越来越激烈，人们兴奋地围着哈图跳着，忘记了痛苦，忘记了疲劳，完全沉醉在狂热的乐曲中。〕

〔旺亲上，音乐嘎然而止。〕

旺 亲 哎呀，好一个热烈的场面呀！（热情地上前）哈图同志，你终于回来了。

哈 图 是呵，又回来了。

旺 亲 （生气地埋怨着）为什么不来个电话呢？我可以派个车去接你嘛！

哈 图 用不着，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骑马。

旺 亲 啊，还是老脾气。（关切地）怎么样？去疗养一段吧？

哈 图 疗养？

旺 亲 一看就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的苦哟。找个山清水秀、空气新鲜的地方，好好地恢复恢复。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哪！

哈 图 草原的空气最新鲜，风景比哪儿都好看，乌里雅斯就是我最好的疗养院。

旺 亲 这么说你要马上工作？

哈 图 对，现在就开始工作。（对众）乡亲们，毛主席最近发出了三项指示。其中特别提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根据这个精神，盟委孟和书记指示我们，乌里雅斯大会战要重新搞起来！

〔众欢呼。

老爷爷 哈图书记回来了，失散的雁群又有了头雁。咱们要重整旗鼓，干起来！姑娘小伙子们，走！

〔众随老爷爷下。

〔旺亲欲随下。

哈 图 等等，旺亲同志。自治区党委最近要给我们派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宣传任务，是协助我们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草原。你们组织部要抓紧时间，把各级领导成员的现实表现、历史情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材料，尤其是现实表现，要具体，要实事求是，要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将来，要具体拿到群众中进行评议。

旺 亲 好，你就放心地交给我吧。（下）

美丽斯 （端茶上）阿爸，你喝茶。

哈 图 （接过奶茶）哎！副指挥老李呢？

美丽斯 （难过地）撤了！

哈 图 撤了？（激动地）去，给你李伯伯挂个电话，就说我请他回来！

美丽斯 哎！（高兴地跑下）

格日勒 （看着美丽斯的背影）看看，你一回来把孩子高兴的！  
对了，有件事我还没告诉你，喜事，猜猜。  
〔哈图摇头。

格日勒 （小声地）咱们孩子有了对象啦！

哈图 哦？美丽斯有了对象了？

格日勒 小伙子叫敖特根，是去年刚从畜牧学院分到旗里草原站的大学生。他一听说乌里雅斯在搞会战，建设现代化牧场，扛着行李就跑来了。

哈图 （满意地）这么说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格日勒 （比哈图还满意）没说的，那个老实劲儿，那个厚道劲儿，就别提了！象个姑娘似的，见了生人还脸红呢。你想，能叫你闺女看上的还差得了？当初旗委组织部的吉尔格拉，整天象个苍蝇似地盯着，你闺女连眼皮都不撩。如今跟敖特根，两个人好着哪！

哈图 噢？（欣慰而感慨地）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孩子就长大啦！

格日勒 长大啦，成人啦！

哈图 成人啦！（走到白杨树前，激动地）廿六年了，每当我看到这儿棵高大的白杨树，和这树下的大青石，廿六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夜晚，就立刻浮现在眼前。耳边好象又响起了孩子哇哇的哭声……  
格日勒，走，咱们也看看去！

格日勒 （着急地）不行，你的身体——

哈图 我的身体很好。想起廿六年前的情景，浑身就增添了使不完的劲儿！

格日勒 ——我是说你的心脏！

哈 图 我的心脏一直在跳，不信你听！（见格日勒仍在怀疑）走嘛，咱们去相相女婿！

〔拉着格日勒下。〕

〔周围传来姑娘们的歌声，其间还夹杂着阵阵爽朗的笑声，沉睡的乌里雅斯工地又苏醒了……〕

〔旺亲烦躁不安地上。〕

旺 亲 （走到白杨树前）……白杨树……大青石……又回来啦，又让他回到这个地方啦……（忧郁地，掏火，点烟）

吉尔格拉 （急上）旺亲书记！

旺 亲 吉尔格拉，记住，以后别叫我书记了。哈图回来了，我要回组织部。这是盟委刚刚下达的文件。

吉尔格拉 （接过文件，看完）那，我呢？

旺 亲 你？还回去搞你的干事嘛！

吉尔格拉 啊？我们跑了一大圈儿，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啦！

旺 亲 我们干革命不是为当官儿，要能上能下。

吉尔格拉 你是说能屈能伸？

旺 亲 我说的是能上能下！哼，根据目前的形势，能呆在原来的位置就不错了。

吉尔格拉 （不以为然地）旺亲部长，你把形势看得如此悲观吗？

旺 亲 告诉你，马上就要整顿领导班子了。象你这种倒卖水泥、木料，到处搞打砸抢的分子，是这次整顿的重点！

吉尔格拉 也许重点里还包括你这位打砸抢分子的黑后台吧！

旺    亲    你——

吉尔格拉    （笑）别着急嘛，别的地方咱不敢说，这乌里雅斯草原的第一把交椅，还是你的呀。

旺    亲    这话怎么讲？

吉尔格拉    （神秘地）请你看一份我们无意当中搞到的材料。  
（掏出材料，递上）

旺    亲    （接过，展开，念）“据查，敌档四三〇中记载：一九四八年八月廿日被俘共军哈图供认……”啊？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急看四周）你们从哪儿搞到的？

吉尔格拉    那上边有公章。（得意地）怎么样？没有想到吧？  
——一九四八年八月廿日被俘共军哈图供认——

（笑）被俘共军哈图供认——（又笑）堂堂的革命干部，旗委书记，廿六年前曾经投敌叛变，是个可耻的叛徒！（狂笑）

旺    亲    （厉声地）住口！

吉尔格拉    啊？

旺    亲    （压低声音）你们外调以前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吉尔格拉    我想这样的革命行动不用请示你也会百分之百支持的。

旺    亲    放屁！

吉尔格拉    你，你怎么了？

旺    亲    ……

吉尔格拉    你和哈图一直是誓不两立的对头，他一上台，还有你我的好？

旺    亲    ……

吉尔格拉    在这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这份材料分明是上天

恩赐给我们的一颗原子弹哪……

旺 亲 ……

吉尔格拉 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又有这么可靠的证据，你却止步不前——好吧，你不干，我们自己干了。反正我不能等着别人用手掐住我的脖子！  
(欲下)

旺 亲 回来！吉尔格拉，这件事别人知道吗？

吉尔格拉 知道的只有你我，目前还是绝密。

旺 亲 那好，材料我替你收起来了，从现在起，不准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欲下)

吉尔格拉 (急拦)哎？旺亲部长，你——

旺 亲 (教训地)哈图同志是革命领导干部，私自整革命领导干部的黑材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是怕你犯错误！(下)

吉尔格拉 (喊)旺亲部长——(自语地)这事可怪了，白纸黑字上盖着红戳呀……文化革命这几年我整的材料多了，老实说，唯有这份不是黑材料。犯错误？哼，这个错误我犯定了！(下)

〔美丽斯拉着敖特根上。〕

美丽斯 (喊)阿爸——阿爸——哎？刚才还在这儿啊？

敖特根 (紧张地)美丽斯，你等等，我见了你阿爸说什么啊？

美丽斯 什么也不用说，先认识认识。(又喊)阿爸——

敖特根 那，总得有个称呼哇。

美丽斯 称呼？你就叫他阿爸。

敖特根 （为难地）阿爸？

美丽斯 怎么？他不是你未来的阿爸？

敖特根 是，就是不好开口。美丽斯，你阿爸严厉吗？

美丽斯 严厉，可严厉了！

敖特根 啊？

美丽斯 他是个老虎，一张口就把你吃了。（笑）

敖特根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美丽斯 看你紧张的那个样儿。敖特根，你放心，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青年甲自树丛后露出头，学喊：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几个青年自树丛后上，笑。

托 亚 霓虹灯里的老连长怎么说来着？

青年乙 “花花草草的，地形选得不错呀！”

〔众笑。美丽斯追打。

托 亚 对不起二位，打搅了。你们俩快来参谋参谋。（展开一卷纸）这是当年乌里雅斯牧场的规划图。刚才哈图书记看了，他认为拿新形势对我们的要求一比，这成了小打小闹，让我们放眼廿世纪末，搞现代化的大牧业。来，咱们重新研究一下。美丽斯，这儿，（指着图上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人造湖的西畔准备建造什么？

美丽斯 草原研究站哪。

托 亚 草原研究站？不，这个地方应该建一座学校。

美丽斯 学校？

托 亚 是啊，（神往地）下课铃一响，孩子们涌出教室，在人造湖畔，柳树荫下，可以摔跤，可以踢球，还

可以复习功课。

小 姑 娘 我同意，这个地方，一定要留给我们。

美 丽 斯 那研究站呢？难道大人们研究了几个小时——比如关于多年生牧草的遗传问题以后，不需要走到柳树荫下散散步，呼吸一下人造湖畔的新鲜空气？同志们，建设一座现代化牧场，科学实验是非常重要的的一环！

托 亚 那孩子们呢？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你懂不懂？

美 丽 斯 哎？这样吧，我去把我阿爸找来，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

托 亚 对，你现在就去。

〔美丽斯跑下。〕

托 亚 敖特根，你把文字说明也拿来。

敖 特 根 好。（下）

〔众正在七嘴八舌地争论不休，吉尔格拉上。〕

吉尔格拉 嗨，好热闹哇！

青 年 甲 吉尔格拉，你怎么也来了？

吉尔格拉 我就不能来吗？这个地方有山有树，还有花儿。

青 年 乙 你有一年多没到这个地方来了吧。

青 年 甲 自从哈图书记被揪走以后——哎？也许你又是来找美丽斯的？

吉尔格拉 正是。

众 啊？

青 年 甲 （恍然）噢，我明白了，哈图书记恢复工作了，你的时间抓得可真紧啊。（拍拍吉尔格拉的肩膀）伙计，晚啦！

〔众哄笑。〕

吉尔格拉 正因为晚了，才需要抓紧时间。（喊）美丽斯——  
青 年 甲 （亲切地搂着吉尔格拉的肩膀）算啦，算啦，你喊破嗓子，人家也不会理你。我要是你，就在这棵树上吊死，要不就在这块石头上碰死，人总要有点自尊心嘛！

吉尔格拉 （挣扎着）可我要跟她谈的，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青 年 甲 好啦好啦，你的政治我们早就领教过，连草地上的牛，也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听（传来几声牛叫）它们都烦你啦！（幽默地唱）可怜的朋友，不要难过，不要悲伤。我要是个姑娘，一定嫁给你，做新娘，做新娘……

吉尔格拉 （用力甩开青年甲）哼，（欲下）

〔敖特根上。〕

吉尔格拉 哦，大学生，我可以跟你谈几句话吗？

敖 特 根 跟我？你是谁？我还不认识你。

吉尔格拉 可我认识你，而且知道你是美丽斯的男朋友。

（伸出手，自我介绍）吉尔格拉，现职务，旗委组织部干事。我想以旗委组织部的名义，跟你谈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

敖 特 根 （不解地）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

吉尔格拉 而且只占你五分钟。

敖 特 根 （想了想）好吧。

（将文字说明交托亚后随吉尔格拉下）

托 亚 （着急地）哎，敖特根……这个吉尔格拉又要搞什么名堂呢……

青年乙 哼，这只专往人眼里下蛆的苍蝇既然飞来，准没好事！

〔忽然，传来敖特根与吉尔格拉的争吵声。〕

青年乙 （忙跳上大青石，眺望）哎呀，不好，敖特根要跟吉尔格拉打起来了！（欲下）

〔敖特根上。〕

青年乙 （关切地）你俩怎么了？

敖特根 没怎么。

青年乙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要揍他呢。不过，这小子，也真该好好教训教训他。

美丽斯 （跑上）托亚，我阿爸他们也在谈论规划呢，那顺爷爷，满都拉大婶儿，好多人都在那边儿。他让咱们去听听大家的意见。

托 亚 好，姑娘小伙们，走！

〔众下。敖特根迟疑着。〕

美丽斯 敖特根，走哇。

敖特根 好，走吧。

美丽斯 （忽然注意到敖特根神情反常）哎！你怎么啦？

敖特根 （掩饰）我？没怎么呀。

美丽斯 没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关切地）是不是不舒服了？（以手试头）

敖特根 不，美丽斯，真的没什么。咱们走吧。（欲走）

美丽斯 你回来！哎，真把人急死了。莫非出了什么事？

敖特根 ……

美丽斯 （着急地）你，你还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

敖特根 ……

美丽斯 你再不说，我可生气啦！

敖特根 美丽斯，我问你一句话，如果问得不对，你——

美丽斯 哎呀，你快说嘛！

敖特根 告诉我，你了解你阿爸吗？

美丽斯 （莫名其妙，笑）我的阿爸，我不了解谁了解？我是他的亲女儿啊！

敖特根 ……

美丽斯 再说，乌里雅斯草原上又有哪一个不了解他呢？从七八十岁的老人到拖鼻涕的孩子，人们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他呢，总是耐心地向人们解释着一切。在他被关着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夜里都要梦见他，不知哭醒了多少回。（激动地）明明知道他在里边受苦，可我这做女儿的却毫无办法。我恨他们，恨他们为什么这样残忍。恨自己，恨自己不能代替他……现在好了，乌云过去了，阿爸回来了！（孩子般地）敖特根，你真不知道我阿爸多么好，你的阿爸我没见过，可是我敢说，一定比不上他。谁的阿爸也比不上我的阿爸——哎？你怎么不说话？

敖特根 他的历史，你也了解吗？

美丽斯 （一愣）你，你脑子里瞎想些什么？

敖特根 ……

美丽斯 快说，你想什么呢？

敖特根 （沉思地）我在想——你阿爸也许真的是个叛徒？

美丽斯 你——（一惊，接着拍的一记耳光打去）

〔敖特根被打得一愣。〕

〔美丽斯看着自己的手，也愣了。〕

〔静场。〕

〔哈图与格日勒上。〕

格日勒 （兴致勃勃地）哎呀，我们找了一大圈儿，原来你们俩在这儿。美丽斯，快给你阿爸介绍介绍敖特根，我们未来的女婿！

〔二人不语。〕

哈 图 （感到气氛不对，走过来）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美丽斯 阿爸！（扑到父亲怀里，哭）

——幕 落